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六郎毀拆賽會廟

卻說楊太保次日將船送六郎過河，太保同行，登岸，六郎辭別楊太保，與焦贊望三關而行。時四月天氣，途中日暖風和，有詞為證：

翠葆參差竹逕新，綠荷跳雨濺珠傾，灣曲莖，小荷亭。

風約簾衣歸燕急，水搖蒲影。戲魚驚柳梢，殘日弄微晴。

二人不數日行近三關之地。焦贊曰：「行得好疲倦，將軍姑停於此，待小將往前面沽一酌來解渴。」六郎允之。焦贊直往前去，並無酒店。自思：「贊生命好苦，要些酒兒吃也沒得。」正行間，只見一起人挑著幾擔物件而來。焦贊近前看之，只見是酒肉，遂問曰：「汝酒肉肯賣否？」那人曰：「你好不知事，一個祭神的酒肉，賣與人吃？」焦贊曰：「祭甚麼神？遠方行路之人，委實不曉，請明明說與我知。」眾人曰：「前而立有楊六郎將軍神廟，甚是顯聖。我這鄉村托賴福庇，四時八節，並無災難。且凡有祈禱者，無不遂意。今日是賽會之辰，特往酬願。」焦贊聽罷，回見六郎，將其事一一告之。六郎笑曰：「豈有是理。」焦贊曰：「非小將弔謊，是那些人這般說，待與將軍前去看之，便見端的。」六郎依其言，逕與焦贊同往看之。

行不數裡，果是一座好廟宇，高大威嚴，六郎徐走進廟看之，只見中間一座塑著本身之像，兩傍塑著一十八員指揮使之像，燈火朗朗明亮，階前焚化紙灰，堆積如山。六郎指焦贊之像謂之曰：「此汝之像真無異也。」焦贊笑道：「將軍更塑得相似。小將在鄭州，要殺人吃，原來這裡如此供養，使得我這等發顛。」言罷，遂一手推倒本身之像，復跳上中間神座上去，把六郎之像，一連推了幾下不倒，乃用力一撐，崩聲大振。賽願者見之各各奔走，崇奉香火神祝忙將銅鑼敲動。霎時間，劉超、張蓋帶領二百餘人來到廟前。六郎一見，喝曰：「汝眾人做得好事！」劉、張大驚，納頭便拜曰：「眾人只道將軍遇害，今日緣何又到此來？」六郎將詐死之事告畢，又曰：「今有赦書，來取我等去救駕。今日來招集汝等。」劉、張喜曰：「既朝廷復是舉，請將軍且到寨中商議。」六郎遂令人毀拆廟宇，推倒神像，同眾人到虎山寨去。

六郎坐定，劉張參拜畢，設酒款待。六郎問曰：「岳勝、孟良今在何處？」劉、張曰：「岳勝與孟良引部眾反上太行，稱王稱帝，大為民蠹。」六郎歎曰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今只無我一人，汝等盡皆亂做。」言罷，吩咐劉、張準備槍刀盔甲伺候，待我親到太行，招取岳勝等來，一同起行。劉張領諾。六郎仍與焦贊望太行山而行。

行了一日，只見紅輪西墜，天色漸漸將黑。六郎曰：「此去俱是長源深谷，人煙稀少，汝往前村尋問哪家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上山去。」焦贊領諾，直往前去，並無人戶。轉過山後，有一鄉村。焦贊乃進村去，只見一戶堂上燈燭煒煌，有一老人獨坐慨歎。焦贊逕進堂上，揖而言曰：「他方之人，行至此晚，敢借公貴宅一宿，當以重謝。」老人答曰：「敝舍往日任客歇宿，今日有些勾當，卻難相許。君當往別戶借之。」焦贊曰：「天色已黑，沒奈何，萬望公公方便。」老人曰：「汝有多少人？」焦贊曰：「只一官與我兩人而已。」老人曰：「既只是兩人，請進歇了去罷。」焦贊即出，請六郎進見老人。老人見六郎相貌堂堂，遂問曰：「君欲何往？」六郎曰：「小生有些公事往太行山去。」老人一聞說太行山，兩眉皺起，長吁一聲。六郎問曰：「公聞生言太行，即有不豫色，然何也？」老人曰：「說起那太行山，老拙有不共戴天之恨。」六郎曰：「有何冤枉，但說與小生知之，即待分別。」老人曰：「本莊俱是陳姓，皆一家也。此去太行山數裡之遙。今山中有兩個草寇，一名岳勝，一名孟良，稱為天子。部下聚集五六萬人，擄掠民財，為害極大。老拙無兒，止生一女。被孟良知之，著人來說，今要求強贖。老拙平生好善重義，只得允從，以安一方生靈。不然，放火殺人，無有止息。有此冤枉，何處伸之？」六郎笑曰：「只是這些事情，請勿憂慮。孟良與小生有舊，待彼今晚到來，吾自有計退之。」老人曰：「若得不污小女，老拙泉下，感德不忘。」六郎與焦贊飯罷，出外房俟候。老者吩咐小廝安排筵席迎接。

將近二更，金鼓之聲大振，一路燈火光亮，人報孟大王來到，陳老者出莊迎接，孟良進入廳上坐定，從人兩傍列著。老人拜曰：「大王光降，未及遠接，乞恕愚老之罪。」孟良曰：「自今已後，汝乃丈人，不須下拜。」老者稱謝。乃著小廝抬過酒席，假意喚百花娘子出來把盞。使女回報娘子羞慚，不肯出來。老者曰：「如今已是大王內眷，何羞之有？」仍令人促之。孟良見老者如此奉承，不勝之喜。六郎與焦贊隔窗張視，私笑語曰：「他玩侮憲典，害民如此。今晚我倆不來，真個被他騙去此老之女。」焦贊曰：「待我出去打折他一隻腿，看他還做得新郎否！」六郎曰：「汝先出去抱著，待我便來羞他。」焦贊此時氣得慌，乃幾步跳上廳去，一腳踢倒筵席，兩手將孟良緊緊抱住。孟良不曾防備，身子全動不得，正喝聲：「手下何在？」嘍囉正欲向前去打焦贊，六郎厲聲罵曰：「不顧禮義之徒，緣何這等無恥，強佔人間女子！是何道理！」焦贊乃拖孟良出座，指而言曰：「請汝開著驢眼，看是誰來到此！」孟良燈下見是六郎，慌忙拜倒，言曰：「向聞將軍遭害，今日緣何到此？」六郎曰：「汝且起來，可急回太行山商議，整頓軍馬，前去救駕。」陳老者趨前問曰：「先生大名？愚老願聞。」焦贊將其原由一一告之。老者納頭拜曰：「將軍威名，愚老久聞，如雷灌耳。今日不知何緣，得瞻先生尊顏。」遂喚其女出拜。六郎等見之，果是一個好女子，體態端莊，嬌嬈窈窕，堪比王嬙。焦贊笑曰：「今看起來，孟哥哥沒造化。若撞遇我們遲來一日，也落得受用一宵矣。」孟良喝曰：「本官在此，如是胡談，不知忌憚。」眾人皆掩口而笑。百花娘子拜罷，退入房去。老者親持杯勸六郎等酒，甚致懇懇。是夕，眾人依次坐下，盡皆暢飲。直至天明。六郎辭別起行，那老者取過金帛相謝六郎，六郎不受，乃與眾人離了生所，望太行而進。有詩歎孟良不得婚配為證：

孟良強欲效鸞風，詎意良宵遇六郎。

婚牘芳名原未注，致令紅粉兩分張。

次早，孟良遣人上山報知岳勝，岳勝引眾人接至半山，見六郎，拜伏於道傍。六郎令岳勝起來，直進山寨坐定。眾將拜賀畢，岳勝進曰：「昔日假傳將軍升遐，眾人無主，各自散去。今日復得相聚，使我輩有主，何幸如之！」六郎曰：「屈情容暇日再敘。且將目前事故告知之。今聖上被遼人圍困魏府，勢甚窘迫，可作急整備器械，前去救之。」岳勝曰：「皇上不念將軍，聽信佞言，致於死地，寡恩極矣。將軍素懷忠義，出力匡扶王家，此所以蒼蒼不昧，致使禍遠身全。但依小將見之，不必去救聖駕，惟據此地稱為天子，受多少快樂，有何不可？」六郎曰：「我家世代忠貞，美名萬禪，豈肯自我墜厥休聲耶！今據此處，不過為一草寇，其如後世唾罵何？」岳勝不敢再言，乃令大設酒席，慶賀相會。是日大吹大擂，眾人酣飲而散。

次日，六郎遣人去召劉超、張蓋等起兵來會。又問陳林、柴敢何在，岳勝曰：「二人仍屯勝山寨中。」六郎聽罷，即遣人往勝山寨召取陳、柴二人。不數日，劉、張、陳、柴等俱到。六郎查點帳下舊日部將，岳勝、孟良、焦贊、陳林、柴敢、劉超、張蓋、管伯、關均、王琪、孟得、林鐵槍、宋鐵棒、丘珍、丘謙、陳雄、謝勇、姚鐵旗、董鐵鼓、郎千、郎萬共二十二員指揮使，俱在部下。精壯軍卒八萬餘人。六郎曰：「佳山之眾，今日仍在，克敵無疑矣。」言罷，遣人赴汴報知八王，約其進兵。又遣人往楊家渡報知楊太保領軍中途相會。

六郎分遣已定，即日扯起楊家旗號，旗上大書「楊六郎興兵救駕」數字。一聲炮響，大軍離了太行山。但見刀槍燄燄，劍戟稜稜。兵馬正行之間，忽報前面一隊軍到。六郎令人探視，回報乃楊太保也。遂與六郎相見畢，一同進兵。六郎在馬上見軍容可掬，有詩為證：

寶劍霜威糾糾雄，霓旌秋卷海天空。

一聲長嘯貔貅肅，雲鳥奔騰碧玉驄。

